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3.009

# 《悬泉汉简(贰)》所载“东乌泽亭”地望蠡测

苏 阳

(甘肃简牍博物馆,兰州 730000)

**摘 要:**《悬泉汉简(贰)》由三枚简组成的册书完整地记录了敦煌郡广至县“东乌泽亭”相关情况,至于“东乌泽亭”地望,则因史料有限而尚无结论。从传世文献及考古调查发现来看,汉唐时期在今瓜州县以西疏勒河下游、截山子以北的区域存在广阔的湖泊水系,乌泽就是其中的一片湖泊。这里也曾是敦煌主要的农垦区。因此,悬泉汉简所载“东乌泽亭”即在此附近,也就是今瓜州县南岔镇六工村西南12公里芦草沟城一带。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北凉段业在此开置乌泽县,隋代乌泽县并入常乐县后,乌泽这一历史地名随之湮没消失。

**关键词:**悬泉汉简;东乌泽亭;地望;湖泊水系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3-0058-05

《悬泉汉简(贰)》<sup>[1]</sup>有三枚简文内容相互联系,完整地记录了敦煌郡广至县“东乌泽亭”这一地名,现摘录如下:

简1. 神爵四年六月癸巳朔甲寅敦煌大守快库丞何兼行丞事谓县广至东乌泽亭长安世案县置见器少前遣小府佐广成将徒复作作□ A

掾舒国守属敞广利助府佐意 B  
(I 91DXT0309③:86AB)

简2. 东乌泽亭已成今为调各如牒书到遣吏自迎取毕已以檄言如律令(I 91DXT0309③:90)

简3. 东乌泽亭长安世以小府佐广成所作三石罍九十付效谷效谷遣吏自迎取县置各卅(I 91DXT0309③:273)

此三枚简发掘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同一探方的同一层位中,从简文记载的内容来看也互有关联。简1下端稍残,长22.7、宽1.5、厚0.3厘米,红柳。主要记载了汉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六月二十二日,敦煌太守“快”、敦煌库丞“何”给所属各县的文书:广至县东乌泽亭长“安世”认为郡中各县置器物缺少,敦煌郡已经派遣小府佐官前往安排制作。简2长23、宽1.5、厚0.3厘米,松木。联系简1的内容,简2可能是东乌泽亭已经制作完成所需器物,故而敦煌郡向各县置下

发文书,并要求各县置派遣人员前往迎取。简3胡杨,整体完整,长23、宽0.9、厚0.2厘米。简3记载了东乌泽亭所制作的“三石罍”共计九十,交付给效谷县、置各三十个,这里的“罍”或许就是简1中提及效谷县置中缺少的器物。根据对已出土悬泉汉简的整理研究,一般认为西汉时敦煌郡效谷县下有效谷县置、遮要置和悬泉置,这正与简文中“县置各三十”的记载相符。由是,此三条简文的记载当是准确无误。

从简文记载的内容来看,可以明确的是“东乌泽亭”在广至县境内;同时这封文书是敦煌郡给效谷县及其所属各置的下行文书,因此出现在悬泉置中也十分合理。至于“东乌泽亭”位于广至县何处,仅从这三枚简的记载中我们是不得而知的。

## 一、“乌泽”还是“鱼泽”之辨

两汉时期敦煌郡置有鱼泽障,也就是效谷县的前身。《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效谷县条颜师古注曰:“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sup>[2]1615</sup>因此,悬泉汉简中出现“鱼泽”的记载是完全可以解释得通的,反观两汉史籍中并未有关“乌泽”的记载。检阅悬泉汉简也仅有此三条记载。因此,这里究竟是“乌泽”还是“鱼泽”值得讨论辨析。

收稿日期:2024-04-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秦汉基层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与演变研究”(19BZS035)

作者简介:苏阳(1995—)男,甘肃兰州人,历史学硕士,甘肃简牍博物馆助理馆员。

结合悬泉汉简中其他简文中有关“鱼泽”的记载和相关图版,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简3. 阳朔四年十月丁亥朔戊子鱼泽候圣以私印行事移效谷遣吏持传马送劳边使者/……(I 90DXT0111②:110)

简4. 出粟小石二石阳朔四年九月庚辰鱼泽令史庆付县泉置佐杨武□(II 90DXT0111①:35)

简3和简4分别记载了汉成帝阳朔四年(前21年)鱼泽候长“圣”派遣佐吏使用传马送行劳边使者,和鱼泽令史“庆”交付悬泉置粟的事,上述两简均释读为“鱼泽”定当无误,且简文中“鱼”字图版分别写作“𩺰”和“𩺱”,而本文所要探讨的三枚简中“乌”字图版为“𩺲”,二者书写迥然不同,较为容易辨析。显而易见,《悬泉汉简(贰)》将这里释读为“乌泽”是准确无误的,那么简文中提及“东乌泽亭”的大致地望是哪呢?

提起河西走廊西段地区,尤其是今天的酒泉、敦煌,总能给人们大漠孤烟的场景想象。然而在汉唐时期,敦煌郡所在的疏勒河下游地区,湖泊水系纵横交错,在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以水泽命名的县和烽隧亭郭名称。如效谷县前身为鱼泽障,冥水因冥安县而得名。《汉书·地理志》载:“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sup>[2]1614</sup>南籍端水亦称为“冥水”,也就是今天的疏勒河,南籍端水注入的大泽也就是冥安县附近的冥泽。再如西汉渊泉县的得名,颜师古引阌驷曰:“地多泉水,故以为名”<sup>[2]2614</sup>。此外,悬泉汉简中也有一些以水泽命名的候望和烽隧,如临泽候和临泽隧等。总而言之,两汉甚至到了唐代(依据敦煌文书的记载)敦煌郡所在的疏勒河、榆林河、党河流域,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水网密布、湖泽纵横的地区。因此,这三枚简中记载的“东乌泽亭”地望或与这些湖泊水系联系,自当不出这一范围。

## 二、魏晋十六国凉兴郡与乌泽县之沿革

尽管两汉时期史籍中并无“乌泽”相关记载,但到了十六国时期,随着河西走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增强,北凉时期曾在敦煌郡新置“乌泽县”。根据《晋书》《十六国春秋》《太平御览》等相关文献记载,北凉段业分敦煌郡之凉兴县和乌泽县与晋昌郡宜禾县,增置凉兴郡。尤其是凉兴郡下“乌泽县”的设置,或与简文中“广至东乌泽亭”的记载联系密切,即不出“乌泽”

之范围。《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载:

(段)业乃杀(索)嗣,遣使谢(李)玄盛,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晋昌之宜禾三县为凉兴郡,进玄盛持节、都督凉兴已(以)西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sup>[3]2258</sup>

据上述记载,北凉段业新置的凉兴郡大致位于西晋敦煌郡以东至晋昌郡以西区域。《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又记载李士业死后“(沮渠)蒙逊以索嗣子元绪行敦煌太守……元绪东奔凉兴,宋承等推(李)恂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sup>[3]2270-2271</sup>。从索元绪由敦煌向东逃遁至凉兴进一步可知,凉兴郡位于敦煌以东范围。

北凉时段业增置的凉兴郡领有凉兴、乌泽、宜禾三县,其中宜禾县原属西晋晋昌郡。《晋书·地理志》载:“元康五年,惠帝分敦煌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sup>[3]434</sup>西晋时晋昌郡的辖境大致在两汉敦煌郡以东至酒泉郡以西的区域,其所领的宜禾县、冥安县、深泉县、广至县分别是由两汉敦煌郡所属的宜禾都尉、冥安县、渊泉县和广至县改置而来,伊吾县则是侨置县旋即废弃。其中宜禾县位于晋昌郡之最西端,是两汉宜禾都尉治所,属广至县。《汉书·地理志》:“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郭”<sup>[2]434</sup>已指明汉宜禾都尉及其所治的昆仑郭均位于广至县境内。根据李并成、李正宇和王北辰三位先生的研究,两汉宜禾都尉治所昆仑郭、魏晋宜禾县在今瓜州县城西南20公里处的南岔镇六工城遗址,而两汉广至县则位于今瓜州县踏实乡西北之破城子<sup>[4-6]</sup>。

那么,在明确凉兴郡所属的宜禾县和晋昌郡广至县位置后,再根据这一时期敦煌郡的范围,即可判断出凉兴县和乌泽县的相对位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认为,北凉神玺二年(398年),段业承后凉置敦煌郡,领敦煌、昌蒲、龙勒、阳关、效谷、乾齐、凉兴、乌泽八县;天玺元年(399年)又分凉兴县、乌泽县别属凉兴郡;至天玺二年(400年)敦煌郡归属西凉后,除凉兴县和乌泽县划分至凉兴郡外,其余六县则不变<sup>[7]430</sup>。北凉和西凉时敦煌郡所领六县中,仅有效谷县和乾齐县位于敦煌郡治所以东的区域。效谷县自不必说,两汉时就长期作为敦煌郡属县存在,但乾齐县在两汉时属酒泉郡。《汉书·地理志》载乾齐有“西部都尉,治西部郭”<sup>[2]2614</sup>,西晋时才由酒泉郡割属敦煌郡,其位于酒泉郡最西端。到了北凉和西凉时,既然已经在原

来敦煌郡和酒泉郡中重新分置了凉兴郡和晋昌郡,如若乾齐此后还归属于敦煌郡,那么自然就成了一块飞地,试问又该如何管理呢?显然北凉和西凉时,敦煌郡属县中并未领有乾齐县,乾齐县很有可能重新回到酒泉郡管辖范围内。造成这一记载混乱的原因,或许是《晋书·地理志》断限不明。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大致勾勒出十六国时期凉兴郡的范围:敦煌郡效谷县以东至宜禾县、晋昌郡广至县以西的区域。关于两汉魏晋时效谷县的位置,李并成先生考证在今敦煌市郭家堡乡墩湾村墩墩湾故城,此说多被学界采纳<sup>[8-9]</sup>。前述宜禾县在今瓜州县南岔镇六工城遗址,广至县位于今瓜州县踏实乡西北之破城子,则凉兴郡所属之凉兴县和乌泽县在此范围内。从两县空间相对位置来看,凉兴县应更靠近敦煌,而乌泽县则位于凉兴县以东,且更靠近宜禾县。

### 三、汉唐时期敦煌地区水系变迁与东乌泽亭、乌泽县地望蠡测

两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乌泽亭”“乌泽县”之地望,与这一时期疏勒河下游湖泊水系分布和农业发展有很大联系。李并成先生研究认为,汉唐时期籍端水、冥水与今天疏勒河的流路殊异颇大。概括而言,疏勒河自昌马峡出后可分两道:一道是偏向西北流入冥安县、晋昌县一带绿洲的冥水;另一道则与今疏勒河流路一致,偏向东北流经今玉门镇、桥湾一带折而向西,最终注入罗布泊<sup>[10-11]</sup>。张景平则从疏勒河流域故城遗址的考古学年代及空间分布状况入手,提出从疏勒河中游的地形来看,可能形成较大水面的区域应该只有两处:一处是今疏勒河东北部洼地,即清代的布鲁湖—花海子湖盆;另一处是瓜州县踏实乡、桥子乡一带(参见图1“汉唐时期疏勒河中下游水系推测图”)<sup>[12]</sup>。两位学者均认同汉唐时期疏勒河上游确有一条西北径流的存在,而这一径流在今瓜州县踏实盆地聚集形成了较大的湖泊水域,在汉唐时期更是重要的农垦地区;而另一可能形成湖泊的地区就是今瓜州县以西疏勒河下游以南至截山子以北的区域以及汉代大力发展农业的渔泽地区。因此,汉唐时期乌泽可能位于上述二者水域之一,乌泽亭和乌泽县亦当如此。

关于乌泽县的位置,清人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中写道:“凉兴与冥安毗连,疑在双塔(堡)西南五十里忒不忒河左右。乌泽疑在布隆吉西南

九十里黑水桥。”<sup>[13]</sup><sup>344</sup>又据乾隆《甘肃通志》肃州“柳沟卫”(今酒泉市瓜州县布隆吉乡)条的记载:“忒不忒河,在卫西九十里。黑水河(今黄水沟)在卫西九十里,水色微黑,发源迤东沙窝,流入芦苇沟。”<sup>[14]</sup><sup>346</sup>今按二者方位道里并结合瓜州县境内地理环境来看,“黑水桥”似与《甘肃通志》中黑水河方位道里一致,亦即黑水桥是黑水河上的一座桥。黑水即今黄水沟,也就是唐代文献中记载的“苦水”,其发源于瓜州县锁阳镇北桥子东吴家沙窝,流经北桥子、赵家圈、井井沿,汇集榆林河水尾,又经青疙瘩、牛桥子、三岔井,折北穿过截山子,流经芦苇沟,散入沙碛之中<sup>[15]</sup>。那么黑水桥的具体位置又在哪里呢?

1982年酒泉市博物馆对安西县(今瓜州县)境内锁阳城遗址进行初步考察时就注意到“黑水”与“黑水桥”,在考察记中写道:

穿过踏实堡折而东北行,跨过一片平阔的盐碱草原,50余里即到了桥子公社。桥子距瓜州县城63公里,此地在前地名普查中,有老年人说原名叫“黑水”,先年有城,俗称堡子城,城南有一条宽阔的芦苇荡,东接干河坝,西连芦水沟,今俗称黄水沟,其上有桥,名曰“黑水桥”,后世人简称为桥子,原来这里是古代黑水古道流经之地,故称“黑水桥”。<sup>[16]</sup>

考察记中的堡子城在今瓜州县锁阳城镇堡子村,《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判断此城为清代遗址<sup>[17]</sup>。可以断定,黑水桥在堡子村南的黄水沟河道之上,此即陶氏之乌泽县所在。这一定位显然与此前我们推测“凉兴郡在广至县、宜禾县以西”的方位背离,更何况陶氏并未解释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固不可信也。

那么除“黑水桥”外,乌泽县又会在何处呢?敦煌文书中亦有大量关于唐代敦煌地区湖泊水系的记载,为佐证和厘清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和S.788《沙州图经》中有“兴胡泊”和“凉兴胡泊”的记载,郑炳林先生认为“凉兴胡泊”名称当与凉兴郡相关,并进一步指出,汉晋时期敦煌的北部存在两个湖泊,一个是凉兴湖泊,一个是乌泽。乌泽县则因“乌泽”而得名,凉兴县应当在瓜州南岔镇以西的地方,乌泽应在西湖一带,表明乌泽县在十六国及其以前应当存在一个较大的湖泽,这个湖泽是由于籍端水(今疏勒河)流入形成的<sup>[18-1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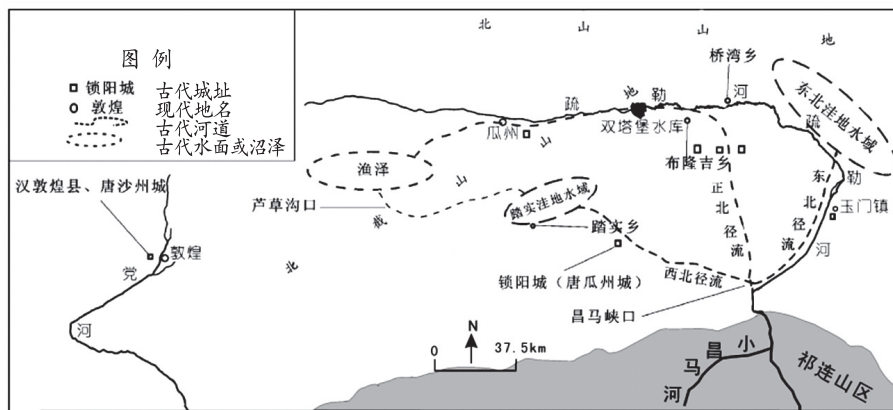


图1 汉唐时期疏勒河中下游水系推测图(张景平绘)

诚然,在今黄水沟尾端进入芦草沟一带,其地处截山子以北,地势较为平坦开阔,与疏勒河下游水系相连便可以形成一片较大的水域,同时也是汉唐时期主要的农业垦殖区。另据《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酒泉市瓜州县古代遗址分布图,在芦草沟至南岔镇以西的广大区域,存有大量汉唐时期城址、窑址和墓葬群<sup>[20]200-201</sup>。李并成先生也曾多次踏察芦草沟下游地区古绿洲,发现了五棵树井古城、甜水井一号城、甜涝坝古城、唐代阶亭驿遗址、巴州城遗址、六工破城、沟北古城、百旗堡城等多处汉唐时期城址、古驿址<sup>[21-22]</sup>。可见这一地区在汉唐时期水源条件较好,很有可能形成众多湖泊,也足以支撑起农业发展与戍卒社会生活需要的绿洲,乌泽极有可能就是众多湖泊之一。

另据悬泉汉简的记载,两汉时期敦煌郡境内存在9处驿置,悬泉置作为效谷县最东端的驿置,与广至县最西端的鱼离置毗邻。再回到本文所例举的三枚汉简,明确记载“东乌泽亭”属广至县管辖,而文书又由敦煌郡东书经悬泉置传递,同时简文中“东乌泽亭”奉命制作的器物也是交付效谷县各置使用,因此“东乌泽亭”应当在悬泉置通往广至县交通要道,且更靠近效谷县的位置。一般认为鱼离置位于瓜州县老师兔附近,广至县位于瓜州县破城子,冥安在锁阳城,以及明确的悬泉置位置和可能是遮要置的疙瘩井,此五地间的距离基本一致,且呈一条直线排列分布<sup>[23]</sup>。因此,“东乌泽亭”和“乌泽县”更有可能位于这一交通要道上。

从考古调查来看,由悬泉置(敦煌市甜水井东南2公里)到广至县破城子这条交通干线南侧,时至今日仍存在芦草沟烽燧遗址、老师兔烽燧遗址、老师兔西山烽燧遗址、贰师泉烽燧遗址等,这些烽

燧大致呈东西走向排列,显然是为维系这条交通干线修筑而成的。特别在芦草沟口,还保存有汉唐时期城址和房址。芦草沟城址位于今瓜州县南岔镇六工村西南12公里芦草沟东侧,南距芦草沟烽燧12米。该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0米、南北宽15米。城墙夯土版筑,基宽1.8米、顶宽1.2米、残高4.5米,夯层厚0.08-0.16米。……城北60米处有东北—西南走向的古道,宽3.8米、残深0.8米,系由敦煌郡治经悬泉置通渊泉县的要道”<sup>[19]295</sup>。同时,在此城旁西边台地上还存在一座汉唐时期的房屋遗址<sup>[19]295</sup>。这一城址地处芦草沟水域东南方向,又是两汉效谷与广至、冥安的东西大道,当是敦煌郡东西交通往来的关键节点,且此地距广至县鱼离置(老师兔)较近,当属广至县辖区境内。上述种种迹象表明,芦草沟城或许就是汉“东乌泽亭”、魏晋十六国“乌泽县”之所在。

汉唐时期在今瓜州县以西疏勒河下游、截山子以北的区域存在广阔的湖泊水系,汉唐时期乌泽可能就是其中一片湖泊,悬泉汉简所载“东乌泽亭”即位于瓜州县南岔镇六工村西南12公里处的芦草沟城。由于东乌泽亭存在的时间很短,在浩瀚的简牍文书中并未留下过多笔墨。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增强,重新在“东乌泽亭”基础之上设置了“乌泽县”,至北朝乌泽县并入凉兴县,又随着凉兴县在隋代并入常乐县。

### 参考文献:

- [1] 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 悬泉汉简(贰)[M]. 上海:中西书局,2020.
- [2]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李并成.汉敦煌郡广至县城及其有关问题考[J].敦煌研究,1991(4).
- [5]李正宇.昆仑邮考[J].敦煌研究,1997(2).
- [6]王北辰.唐代瓜州若干地理问题研究[J].丝绸之路,2011(18).
- [7]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 [8]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 [9]李正宇.汉敦煌郡广至城新考[J].敦煌研究,1999(3).
- [10]李并成.汉唐冥水(籍端水)冥泽及其变迁考[J].敦煌研究,2001(2).
- [11]李并成.汉敦煌郡冥安县城再考[J].敦煌研究,1997(2).
- [12]张景平.历史时期疏勒河水系变迁及相关问题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4).
- [13]陶保廉.辛卯侍行记[M].刘满,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 [14](乾隆)甘肃通志[M].刘光华,等整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8.
- [15]郑炳林,曹红.汉唐瓜州苦水流域地理环境演变研究[J].敦煌学辑刊,2010(4).
- [16]刘兴义.锁阳城遗址考察记[J].丝绸之路,2011(18).
- [17]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下册)[M].北京:测绘出版社,2011.
- [18]郑炳林,曹红.汉唐间瓜州冥水流域环境演变研究[J].敦煌学辑刊,2011(1).
- [19]郑炳林,曹红.汉唐间疏勒河下游地区环境演变[J].敦煌学辑刊,2012(3).
- [20]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上册)[M].北京:测绘出版社,2011.
- [21]李并成.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洲[J].敦煌研究,1994(3).
- [22]李并成.瓜州新发现的几座古城址的调查与考证[J].敦煌研究,2017(5).
- [23]张俊民.有关汉代广至县的几个问题——以悬泉置出土文书为中心的考察[M]//秦汉研究(第七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 Shallow Understanding of the Location of “Dongwuzeting” Recorded in *Xuanquan Bamboo Slips of the Han Dynasty* ( II )

SU Yang

(Gansu Jiandu Museum,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book consisting of three slips in *Xuanquan Bamboo Slips of the Han Dynasty* ( II ) completely records the related situation of Dongwuzeting, Guangzhi County, Dunhuang Prefecture.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re is no conclusion as to the location of Dongwuzeting.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there exists a wide lake system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Shule River in the west of present Guazhou County and the north of Jieshanzi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nd Wuze is one stretch of the lakes. This place is also the main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area of Dunhuang. Therefore, “Dongwuzeting” recorded in *Xuanquan Bamboo Slips of the Han Dynasty* is located nearby, that is, the area of Lucaogou City, 12 kilometers southwest of present Liugong Village, Nancha Town, Guazhou County. In the period of Sixteen State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Duanye of Beiliang sets up Wuze County here. After Wuze County merges into Changle County in the Sui Dynasty, the historical place name of Wuze disappears.

**Key words:** *Xuanquan Bamboo Slips of the Han Dynasty*; Dongwuzeting; location; lake system

(责任编辑 陇 右;实习编辑 郑安然)